

歷史不會記得一朵花的名字，但人記得。

當她想起外婆時，眼前先浮現的，永遠是那一樹的白玉蘭。

在外婆臥房外，花園裡，一樹香氣奔放的白玉蘭。那香味肥厚，白色的，像豬油一樣細緻的白，整個夜包裹在花香的脂肪裡，膏油淌了滿地。裹住了她的童年夜晚。

若以現在的詞彙來說，那是個有綠手指的女人——夏日時總引得許多蝴蝶蜜蜂，嗡嗡圍繞。滿院子閃爍的鱗粉翅膀。還有收音機，收訊不是太好，吵啦吵啦，潮汐一樣。在院子裡有一池鯉，據說錦鯉很貴，但她不知道。只記得那池錦鯉裡有一隻特別肥的，魚鱗閃閃發亮。

洗石子砌成的水池很淺，當時她才四歲，印象中那池水頂多到她的小屁股上緣。夏日午後，小小的她會奮力攀上池子邊，坐在平坦的洗石子池上，看游魚們閃閃發亮，她會小心翼翼地吧腳放進水裡，感覺冰涼的池水在魚滑過時盪起微微的漣漪。

還有花。

花園裡有許多花，杜鵑桂花還有她叫不出名字的各種，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那樹白玉蘭。那時她不知道樹的名字，學著外婆叫：玉蘭花。

白玉蘭是學名，玉蘭花是俗名，外婆是國語，阿嬤是台語。

她叫她阿嬤。

沒有甚麼搖呀搖，搖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寶寶，沒有。

阿嬤不一樣。

阿嬤很瘦，瘦得那雙臂膀沒有肉，薄薄的皮膚覆蓋在骨頭上，有一點點多餘的下墜的皮膚，也許那曾經是年輕肌肉生長的地方，如今像兩片小小的皮膜，蝙蝠翅膀一樣，盪啊盪。順著手臂延伸下去，是那雙極瘦極瘦的手。當她長大後回想，那可能曾是一雙美麗的手，只是在她認識阿嬤時，那雙手所有的肌肉精神都融化了，流進時間裡，只剩下指尖。像玉蘭花的花朵頂端，尖尖的爪子，銳得往誰臉上抓那麼一下，就會滲血。

幸好阿嬤不擦指甲油。但那雙手，爪子手指，玉蘭花的花尖。每一朵花開花時都往上開，向天空抓啊抓。

大概會在哪抓破一個洞吧。

抓破了，流出血來。

像阿嬤的聲音。

如果聲音有味道，是在舌頭上酸到極點，化作苦與灼熱。讓人受傷的聲音。嚥下去會痛。乾燥而高亢的聲音，砂紙擦在人臉上，像搥一巴掌，熱辣辣的。一打開來，整條巷子都知道阿嬤在罵媽媽。

「你去給人姦！幹伊娘破麻雞掰！」

「阿母為何這樣講阮啦！」

媽媽在哭，但阿嬤還在說，說得上癮。

「你的豬仔因揣回去飼，誰要為你飼因？破麻，不肖查某，予人姦姦好啦！」

她躲在阿嬤房間門後，探頭看客廳佛堂垂目的觀音，香煙薰得木頭觀音臉都黑黑的，阿嬤就算每天擦桌子，那桌子也還是黑黑的。唯一乾淨的，是小水碗裡一朵院子裡的玉蘭花，阿嬤每天都會摘，放在觀音桌上。媽媽哭得好大聲，她有點害怕。觀音菩薩，每天阿嬤都會放佛經，南無觀世音菩薩。保佑我媽媽，不要再哭了。

「阿母阮真的是無法度了才來拜託，厝內還有兩個大的要飼，」媽媽哭得聲音都啞了：「阮也是有拿錢轉來予你……拜託，不然三石伊的薪水，哪夠飼三個啦？」

「飼未起就別生！臭破麻幹伊娘，你老母是好欺負是否？麻煩事就找阮，你的親生阿母呢？只有最髒最臭的想到阮是否！臭破麻，破鞋無人穿！幹伊娘老雞拚！」

媽媽哭得更大聲了。

夏天的熱氣撲到人臉上來，是洪伯伯，媽媽說過他是阿嬤的同居人。什麼是同居人？就是住在一起的人。我要叫他阿公嗎？他不是阿公。她小小的心裡不明白這兩個有甚麼差異，但洪伯伯對她好，她總覺得那可能就是阿公的模樣。

洪伯伯黑而高壯，一走來，身軀遮住聲音的來源。

「丫頭在看甚麼？」

「阿嬤罵媽媽。」

她口齒不清，一句話裡全是媽媽媽。但洪伯伯知道，洪伯伯牽起她，走進客廳。她到現在才看到媽媽跪在平常阿嬤拜觀音的墊子上，雙眼紅腫。阿嬤坐在藤椅上盪鞦韆，搖呀搖晃呀晃，雙腿腳岔開，雙手支在腿腳間，臉上掛著像巷口大哥哥們做壞事後還未被發現的調皮微笑。

「好了，孩子都起來了，該燒飯吃飯了。」洪伯伯一支手牽著她，另一支手去攙媽媽：「巧啊，妳就把孩子放在這兒，妳娘這嘴巴妳知道的，放心把孩子放著，她不看，我幫妳看。」

「講什麼外省仔豬話？別以為阮聽無！你在講三汶恁母攏知影，」阿嬤虎地一下站起身，兩條腿細枝枝，夏天的短褲掛在她身上空蕩蕩，飄啊飄的。「愛飼，自家去飼！阮是無愛飼伊的！」

媽媽還跪著，一下一下抽著鼻子。她走到媽媽身邊，拉拉媽媽的衣服。

「媽，」她仰起小小的臉，看著滿臉淚痕的媽媽：「我想回家。」

媽媽跪著，但擦了擦眼淚，對她搖搖頭：「毛毛，妳要先住在阿嬤家喔。」

媽媽說國語，阿嬤說台語。洪伯伯說國語，阿嬤說台語。在幼稚園裡的漂亮女老師說國語，阿嬤說台語。幼稚園裡，不可以說台語。

阿嬤一說話，媽媽會哭。

大概是那個時候開始，她小小的心就開始討厭阿嬤。

她母與她阿嬤沒有血緣，她很小就知道這件事。

很久以後，當她想起母親說過的那句話，明堂暗室，她才明白阿嬤的房間為何永遠昏暗。遵守古老的指示，人就能幸福一輩子。她母與她阿嬤都這麼相信，彷彿女人身體裡流著古老的意識。

但沒有，身體裡的古老指示只能讓人活著。只是活著而已。

光是活著，就要用盡所有力氣，還必須祈求鬼神指引庇佑，尤其要活到那把歲數，像阿嬤那樣的歲數。

但等她知道這件事時，已經是很久以後。

阿嬤早已過世。

神話 0. 風飛的囡仔

1. 夏至

那天日頭好大，女人記得。那是夏至，日最長的一天。那日頭生了一口利牙，細細咬嚙人的肌膚，咬過的地方都發紅發燙。為此這段時間只要下田，伊便包緊自己的頭臉，只露出一雙眼，身軀倒是露出了些肌膚，在這赤炎炎的夏天。

伊環顧四週，無人，只有幾隻白鷺鷥傻傻，不知在看什麼。趁隙，伊拉開衣領，迅速撥了一下自己的乳房。又脹又痛，幾滴乳白的奶浸濕她的內衫。伊能感覺到囡仔的飢餓，雖然現在囡仔在眠床上睡得熟熟，但伊還是能感覺到那張嘴，吧吧的小嘴，用力吮著乳房。女人的心柔軟下來，她的女兒。她的第十二個囡仔。雖然已經生育過這些個，但這個女兒，在這久違的承平世界裡誕生。不再有白天的轟炸，不再有才成年的囡背上槍，不再有深夜的外鄉口音……

女人要的從來簡單。伊去廟裡，只求尪孀平安，家裡的田不鬧災，交得上田租。還有那做兵的兒子，還未回返厝來。一切平安。伊總是拿著香，深深禱念：平安，只要平安。因此這個最尾的囡，伊喚為「安」。

又攏了一下自己的胸乳，幾滴奶又滴落出來。所有對未來的期待與母親的愛，奔湧而來，在這即將夏至的上午。男人該帶著囡仔出來了，伊想，這時候好該吃飯，囡仔也該湊上她的嘴，一次一次飲入生命來。像這塊田，今年雨水好，所有的稻米都那麼靚……

遠遠地，伊看見男人緩緩走來。動作徐緩，沿著一路青青的田埂路來。伊有點恍惚，不明白，男人怎麼穿上了木屐？這田裡還需要人手，這男人此時就換上舒適的衣衫？囡仔呢？應該一起揣在懷裡的小囡仔，怎麼不見？

男人緩一步停一步走向她，沿長長的田埂路，雖然也是下田的人，但換下汗衫，穿上以前那套襟衫，身量長長，依稀還是當年那個挽起伊的少年郎。伊走向男人，開口問：「囡仔呢？囡仔此時好吃飯，為何不見汝揣著伊？」

男人對伊微笑，這熾熱的天，曬得人暈。

男人說了些什麼，伊忽然發現太陽張開大嘴，狠狠咬人一口。咬得伊沒辦法繼續忍受胸口的疼痛。伊撕開衣服，讓那雙乳，哺育過十二個孩子的乳裸在陽光下，任太陽吸吮。

「你為何那麼狠心！伊是你的囡仔啊！」

空蕩蕩的乳頭上還沾著一點白色的暈跡，該有張小嘴銜著那乳。但那個該吮著乳頭的嬰孩，在方才，叫男人送走了。

「吾又為何不想飼伊？看看家裡囡仔，多少口要餵！不送走，難不成一起沃死？」

女人嚎叫起來，伊感覺到身體發燙，陽光正痛快咬噬。不管頭面滿身的汗，拔腳奔回簡陋的土角厝，第十與第十一個孩子，五歲的四女與三歲的五女，迷茫的望著伊，五女伸手，要抱。「阿母。」

「你小妹仔、妹仔何處去了？」伊問四女，想大一點的孩子總會見著那無心肝的人讓孩子跟隨誰人走。四女乾瘦，黑眼睛裡倒映著母親的驚慌，小小孩子感染了這份情緒，嚇得嘴皮直抖：「阮不知……」

伊伸手抱住四女，又奔出家門。平時走熟的村子，伊一家一家問，但總無一人見到。平時熟悉的村路，伊走得那麼陌生。身後，啪啪地腳步聲逼近，一隻大手猛的擒住了伊的手臂，用力之大，幾乎將伊掀翻在地。

「好了啦！現在是在衝啥沒？是起疔是否？滿村子裡都你的聲！給恁爸留點臉面好否？」
囡仔的阿爸，伊的男人。伊恨恨地想，無路用！什麼樣的阿爸會捨得將自己的囡仔送人！

「伊也是你的囡仔啊！」她像受傷的母獸，惡狠狠的吼：「你這個死無心肝死無墓的人！」

「厝內現在幾口人？查某人頭髮長心思短，振山在南洋是生是死無人知曉，振洋亦要娶親，這些銀，是會從天掉下來是否！」

她看著男人，良久，雙腿跪倒在地。

伊想哭，卻沒有一滴眼淚。只有雪白的乳汁，滿溢而出，滲過衣襟的阻攔，洶湧滴入地面。在沒人發覺的時刻，生成充滿棉絮的鵝仔菜。在夏至之後，一片一片，任風一颳，每一朵棉絮都彼此摩擦，傳達小小的訊息。乳汁是它們的種子，因此它們擁有充滿記憶的雪白。每一年夏至，風一吹，一大片鵝仔菜便隨風而起，每一朵都是母親當年沒有落下的眼淚。

那天之後，伊身體裡原本猛烈滔滔的經水戛然而止。只有田地繼承了那奔放的生育力，就連最險峻的颱風季，伊家的土地裡仍能生出最飽滿燦爛的金黃稻穀來。

一陣風颳來，女人昂起頭，一片棉絮落了下來，黏在伊逐漸衰老枯黑的臉頰上。十年便這麼過去了，而那俊美又年輕的大兒，那一身筆挺的軍裝啊！前往訓練所轉頭走前，還向伊行禮……還有最稚弱的、甫出生的幼囡，吧啞著嘴，喃喃要吃……人逐漸老，伊想，但土地不會。土地永遠不會老。只要人願意做，土地總能養活一切。伊手上仍沾有濕黏的土，又是播種天，又是一季。只要今年收成好，幾張嘴都能餵飽。

「阿母，好轉來啊。天欲暗囉。」

遠方傳來三女的聲音，脆亮的春日的聲音，伊曾經聽過，花開一般的聲音。「就轉來、轉來了。」伊應了聲，收拾工具，往家走去。

＊

伊幼時，已是邱家的養女了。

說是養女，其實年紀到了一定，便會嫁給邱家某個仔。伊心知肚明。

據說當家阿母當時決定收伊，是因為廟埕算命仙彼的一句話。伊知道那句話是什麼，阿母未曾隱瞞過，但也未曾真正視伊為親生子女。該做的事情，沒有一樣少掉，從小就得跟著落田去做田，吃一樣的番薯籤，睡一樣的木板床。邱家的男兒少，僅兩人，伊原本是要許給大仔，卻陰錯陽差成為了細仔的妻。

彼時，伊曾聽見隔壁嬸啊問阿母一句：「汝為何還飼著這隻？」阿母只是笑，甚麼都沒說。但原因伊兩人都知道，是那句話。是算命仙執起伊那雙圓圓厚厚的手，輕輕撫摸過後說的那句話。

「阿婆，這個姑娘旺家旺夫喔。」

每到大道公生辰時，長豐周邊幾個村落的人們便會聚集到長豐保安宮這兒。廟前人聲嘈雜，附近幾個村庄的姑娘們都來了，來上香自是頭臉收拾得乾淨清潔。伊貪看，那幾個姑娘的穿著模樣真是秀美。但伊阿母對這些鬧熱恍若未聞，只是專心的問算命仙仔：「伊能生養嗎？」

聽得這句話，伊羞得臉燒了起來，頭都不敢抬。但那青瞑的算命仙仔，只是呵呵一笑。專心致志的摸著伊的手指，彷彿所有的天意都寫在那十隻手指裡。

「會哦！阿婆，厝裡的人丁，就靠伊興旺了哦！」算命仙仔一句話，惹得伊家婆笑得合不攏嘴。

「真好，不枉阮領伊轉回厝裡，飼這麼多年。」

家婆眯眯在笑，伊抬頭看一眼，又連忙低下頭去。雖然在邱家的日子不算富足，但未來家婆待伊倒也沒分別心。伊想起邱家的兩個囡仔，大仔黑壯，天天牛一般去落田。性格也像牛一般，安靜得很。

只有前些天家婆說起婚事，伊才望見大仔直勾勾地瞅著自己，那目色裡沉沉，有種伊說不出的什麼，靜靜燒了一片。

「……如此，你說好否？」

前面伊一恍神，只聽得家婆的句子落在尾端。大仔兩片薄唇動了動，連那聲音也有了牛聲的厚實：「好。」

想起這些，伊的心臟，像曾看過的運糖火車頭駛過那般，碰碰的撞擊著胸膛。

「啊不過……」

算命仙仔的聲音拉回伊的思緒，也拉住家婆的注意：「不過啥？」伊聽得家婆的語氣微微揚起，伊的心好似也輕輕的拎了起來。

「伊的翁婿……應毋該是大仔吧？」

「這有甚麼差？」

算命仙仔笑了笑，在伊眼裡看來，像爪鼠那般的嘴喙，笑得伊心底一陣淡淡的不爽快。「無啦，阿婆。阮知長幼有序，大仔未娶，怎敢為細仔打算？只是命未能如人所願啦，有些時準，這世道是逆著行。」

阿母舉起手，搨了搨，伊聞到廟裡沉香的氣味，裊娜而來。她轉頭，往香味的方向看去。後來阿母對算命仙仔說了甚麼？伊總是想不起來。只記得廟裡的香爐裡滿滿香煙，裊裊蒸騰，伊看得有點傻，迷迷糊糊地往廟裡走去。四處是人，人聲震震，依稀間，伊聽得算命仙仔的話語，穿破所有聲音，一字一字刻進伊的影子裡。

「阿婆，伊呀，會如最豐的田啊，查埔願耕便能耕開，伊若落種，就未止，給阿婆恁家帶來好多好多人丁啊。」

伊的確如邱家後來分到的那塊豐田，每一年都有收穫。如同日月的流轉，伊有了十二個子女。每個囡仔都懷抱著一個月分。伊後來到了很老很老，聽孫兒說什麼生日，伊會恍惚想起：若要過生日，伊每個月都得為一個囡仔做一個日呢！想起那景象，伊會張開已無牙的嘴，露出一抹接近哭的笑臉來。

像那個西洋神話——是伊那去外國留學的小孫女說的——有個媽媽，與女兒相依為命，但

她的女兒被陰間的國王看上擄走。媽媽尋遍世界只為找到女兒，這片心感動了老天，老天派人帶她到女兒身邊。可是那可惡的陰間國王，哄女兒吃下六顆石榴子。吃過陰間食物的人，就不再完整。因此女兒只有六個月時間能待在媽媽身邊，其餘六個月，女兒會回到冥府。

伊的十二個囡仔們，像那個故事，只是那六個石榴子都是伊的囡仔。一半在時間裡摸爬殘存，另外那一半，則被張大嘴的時代一口吞掉。

伊未能幫自己的囡仔過生日，但伊親手撿拾其中幾人的骨與髮。是通過伊的身體來到世上的囡仔，伊總得好好撿拾起那些殘存的骨髮，好好送一程。十二個囡仔，當伊終於不再被時日追逼，可以數算時，只剩下六個。

包括遐一隻才出生三個月的妹仔，還未有名字的妹仔。

鬼語·0

後來她的記憶裡，再也沒有那一天的夕陽那般血紅的黃昏。

也許那天將落的太陽，便諭示了她的未來。從此她只見月，而不見日光。

這一年她芳華正盛，二十一歲的台灣女子，出發前她還只是個小學畢業的少女，出發後她已是獻身祖國的看護婦助手。站在甲板，望著蔚藍的海洋，心懷澎湃。戰爭啊！鄰居的葉山家哥哥，領了千人針穿上軍服是那麼的英姿勃發！她從未去過內地，卻充滿想像：銀座的璀璨燈光，與台北榮町的百貨像不像？日出的祖國啊，她咀嚼著這兩個字，像叨念著情人的名字。遠方夕陽正落下，海平面上一道血樣的紅光。她幾乎要唱起歌來，一股激動在少女單薄的胸膛裡迴盪。她想起小學畢業那天，在春雨霏霏的操場上，戰場，遙遠的戰場，她終於可以做點甚麼事情，為天皇，為國家，為隔壁葉山家的哥哥.....

「小林樣，妳在這裡。」

另一個纖細的聲音喚回她的思緒，她轉頭，果然是同伴玉子：「竹間樣。」

「食暗頓了，您怎麼還不進船艙？」果然是竹間玉子，與小林英子同歲數的少女，人如其名，有著圓圓的身型與圓圓的笑，交雜著台語及國語喚：「白米飯團真美味呢！」

「沒有番薯籤？」

「您還當這裡是島上？」玉子掩著嘴，格格笑了起來：「我們是要前往戰地的看護婦，身體必須強壯，才能在戰場上救人。」

英子微笑，是的，她們總算也能做些什麼。看著那些出征的背影，她想像自己若是個男人，也必定會咬破手指寫血書，以表對天皇的忠心。但她只是個女人，柔弱的女人，只能看著那些男人穿上軍服打好綁腿，村莊為離家的男兒們升起旗幟，那面旗幟上寫著出征男人的名字。濃墨未乾，風將那重重的味道吹進她的眼裡。

「是看護婦助手。」不知何時，另一位女子也從船艙鑽了出來，是松谷靜子。「嘔，這船怎麼這麼搖，不給人一點舒服時候。」靜子那張漂亮的小圓臉沒了血色，暈船暈得厲害，她一見玉子，便嘆了口氣：「怎麼還吃得下。」

「祆就要呷，不呷是要放著祆死喔？」玉子跟靜子兩人不知為何愛鬥嘴鼓，一聽靜子這麼問，玉子便氣嘆。她挺起圓圓的胸脯，向靜子說：「緊來呷！」

「吃不下啦，您不暈船不知道暈船的痛苦。」靜子轉頭對英子微笑，「小林樣，您說對吧？」

不願加入兩人鬥嘴鼓的任何一方，英子連忙回答：「松谷樣您暈船先多休息，我等等就進船艙去食暗頓了。」

靜子聽完這句話，抿了抿嘴，又慢慢踱回船艙去。而玉子見她進去，才對著英子，半開玩笑的說：

「要是您來得慢了，我可是會把小林樣的那份先食了唷。」

只是玉子的話還沒說完，甲板彼端走來另一個身影——是這次負責募集看護婦的男人淺倉太郎。淺倉身量只比少女高不了多少，卻有著賁發的肌肉，身上還有一道道粉紅色肉蟲般突起的舊傷，再加上他眼神冷厲，船上有流言說他是個浪人。在船上的二十多名少女都有點怕他。可是軍方怎麼會僱用浪人來募集看護婦？她不相信天皇底下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。

可是說是這麼說，她還是有點害怕淺倉。

一見淺倉君的身影，玉子便安靜了下來，甚至還握住她的手。她感覺到玉子的手微微顫抖，好害怕啊。她們只有兩人，面對淺倉，她必須勇敢。

「喂，小姑娘。」淺倉拖著他的木屐，發出好大聲音，只見他晃啷晃啷走來：「怎不進去食飯？」

「就要去了！」她拉著玉子的手，「淺倉樣，午安。」

淺倉緊皺的眉頭沒有鬆開，只斜斜睨她一眼。「小林英子.....對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家在哪裡？」

難得的輕聲裡透著一絲善意，她不知怎地，反而比她平時見淺倉冷酷表情時更慌張。「桃園街，阮厝在桃仔園——我是說，我家。」在家裡習慣台語國語並用，一緊張更是夾雜著說出口。

「哦，原來如此，那裡我走過。」淺倉忽然微微一笑，她發覺那男人笑起來時竟然有點和善。「阮厝在蘆竹厝，汝與阮是厝邊。」他忽然說起台語，而不用國語，這時候的淺間一點也不可怕，反而有點像以前榕樹下坐著聊天的叔伯。

玉子緊緊捏著她的手，攥著她的手指，捏得她痛，幾乎要叫出聲來。「小林樣！好該去吃飯了！」

男人的眼神溜過玉子與她緊握的手，什麼也沒說。

她微微向淺倉欠身，男人頷首回禮。她與玉子往前走幾步，再回頭，男人的身影仍在夕陽下，血光一樣的夕陽勾勒略顯佝僂的背，淺倉此時顯得蒼老。她知道他還在看著自己。海平面上長長的夕陽，拉成一條長長的血路。英子忽然想起家，想起多桑與卡桑，還有弟樣。

她突然好想回家。

「小林樣，」玉子喚她，聲音那樣清脆歡快，像故鄉的小溪，「不知道南洋有甚麼？我們一

定會幫到很多士兵吧！」

「南洋……」葉山家哥哥離開時的軍服筆挺，看起來那麼俊朗。所有人都在拍手慶賀，可為何葉山伯母哭泣得如此淒涼？英子想起那片櫻花，那一年葉山家搬到她們家隔壁，在家庭院裡種了一株櫻花。

還有大廟，做醮時那個鬧熱！阿母領著她與弟弟去拜拜，她抓著一隻麥芽糖。嘴裡嘗著甜滋滋的味道，鼻尖聞到香煙繚繞。那時她還小，緊緊跟著阿母，搖搖晃晃，在人群裡……

輪船發出巨大的聲響，嗚地一聲，悲鳴一樣，迴盪在一片腥紅的海面上。

人間 0.

阿巧從來不知道菜脯蛋這麼好吃。

她是今年最晚入小學的學生，還是隔壁家的岳爺爺勸她阿爸：「老黃啊，現在國民政府可是要求每個孩子都得念書了，不送你家閨女去上學，還要罰錢哪！」

「你娘！養這閨女老子錢，現在連念書也得花老子錢！什麼沒用的破落貨！」阿爸隨手抄起酒瓶，往旁一扔，花唧唧地玻璃瞬間碎滿地。阿母挽了挽她捲高高的髮，睨他一眼。阿爸像是找到發洩處，對著阿母一陣好罵：「都是妳這沒用的臭娘，帶來這閨女吃老子、睡老子——」

「啊你是在講啥沒？你祖媽聽無啦！」阿母胸一挺，新作的旗袍裹在阿母身上顯得緊張蜿蜒。那腰那身段在村子裡，阿巧沒見過更細緻的。「愛給就給，不愛給阮帶著阮的囡仔去找別人！」

阿巧總覺得奇怪。阿爸老說自己聽不懂阿母的話，可是阿母只要一說話，一挺胸，阿爸眼睛就會溜溜的轉到阿母身上。再高張的憤怒，也軟了下來。「老子不知妳說啥！」

「噯，老黃，」岳爺爺適時的插嘴：「據說啊那罰金，比送閨女去上課還要貴上三倍啊！」

「我娘！」阿爸眼睛依舊離不開阿母，阿母冷笑一聲，牽起阿巧往廚房走去。

就在阿爸來來去去的罵聲裡，阿巧可以去上學了。

要去上學的前一晚，阿母抱著她在院子裡看月亮。阿巧短短的西瓜皮髮型，也是下午阿母牽著去村口找人剪好的。阿巧最喜歡這時候的阿母，每次吃完晚飯，阿爸在餐桌前喝酒吃花生米，阿母就會抱著她在院子裡，之前她小，還輕一點，阿母抱得動她，便會抱著她走在院子裡，指著每一株阿母親手種下的花草，念名字給她聽。要不，阿母會唱歌。阿巧喜歡聽阿母唱歌，她喜歡阿母唱那些歌時的模樣：眼睛望著遠方，望著很遠的過去一樣。

可是她現在大了，阿母沒辦法抱著她走，便拉了一張藤椅，讓阿巧坐在她腿上。阿巧乖順的依在阿母懷裡，再怎麼熱的夏天，阿母身上還是有淡淡的花露水清香。

「白牡丹，笑文文，妖嬌含蕊等親君——」

阿母唱起那首《白牡丹》，她沒聽過，張大了孩子的眼睜睜看。

「在看啥也？」阿母發現她的目光，愛憐的捏了捏她的鼻子：「阮的小豬仔囡。」

「阮在看阿母唱歌，」阿巧蹭了蹭阿母：「阮在想阿母唱的那朵白牡丹有沒有阿母一半妖

嬌。」

「唉唷，啥人教示你這句話？」阿母捏她臉一把，但是手勁輕輕，愛寵的：「賢啊，會弄喙花，最賢騙阿母。」

「阮全是講真心，才不是弄喙花。」阿巧沒有告訴阿母，她很喜歡跟阿母一起上街，就算阿爸每次都要阿母穿包鞋才准出門，阿母仍會踩上她噉哩叩嘍的木屐，搖搖擺擺走出去。阿爸常說女人穿鬼子的東西難看，可是在阿巧眼裡，穿上木屐的阿母，有種奇妙的韻致。一搖一擺，顛顛巍巍，像她們家院子裡春日清晨的花蕊。阿巧有次調皮，折了一隻院子裡的玉蘭花，放在水碗裡。雪白玉嫩的花朵如女人悄悄的手，盪在透明裡，盪出一圈一圈漣漪。她獻寶似的端去給阿母看，烏暗暗的房間，阿母正對鏡梳頭。她雙手捧著水碗，學電影裡看到的仙女獻桃，將那一朵清晨含苞的玉蘭，放在阿母面前。

她望著阿母對她柔柔一笑，拿起花，簪在耳邊。一瞬間，香氣綻放開來，阿巧感覺那朵花幾乎照亮了眼前。她多麼驕傲，自己的阿母就像電影螢幕上的仙女，沒有人像她的阿母，村子裡沒有，街上也沒有。就連台北——在那遙遠的地方！——也不會有。

那是整個村裡所有的女人都沒有的——當阿巧終於理解美，她才明白，那時的阿母穿上木屐的模樣，很美。

那已經是很久之後的事了。

而現在的阿巧，要去上學。

前一晚她睡不著覺，卻又不敢翻身，深怕一翻身會吵醒身邊的阿母。終於有點睡意了，她才眯著眼緩緩的昏睡。可是沒多久她就感覺到阿母起身，踩著木屐走進廚房。呱答呱答。走出廚房舀水。呱答呱答。走進廚房。蘇蘇沙沙。弄柴火燒飯。

阿巧再也睡不著了，跟著起身，另一張小床上的阿爸睡得攤成大字形，呼吸深沉。她套上自己的小拖鞋，也走進廚房。

「阿母，妳在做啥？」

「今日你欲去學校，阿母做個便當予妳揣去，做中晝飯。」

阿巧不知道第一天去學校要去多久，但有便當她倒很樂意。「便當！」她歡呼：「阿母要予阮哪些菜？」

「無吶，」阿母捏了捏她的鼻子：「只有一粒荷包蛋跟地瓜葉。」

啊怎麼又是荷包蛋？這句話她捏在嗓子裡不敢說，阿母總愛講荷包蛋營養，每天早上一定要她吃顆蛋。可是她吃得都有點怕了。再說巷子裡沒甚麼寬裕人家，她阿爸教訓她，要懂得看人開飯了就得滾。「尙，誰家做興吃飯時旁邊還有個小乞丐？」阿爸這麼說：「別要人跟俺告狀，要是巷子裡的誰說了，看老子還不打斷妳狗腿！」

阿巧摸摸自己的狗腿，從此之後她就算在玩伴家裡玩耍，只要看到準備開飯，她便會連忙溜回家去。

別人家的餐桌長什麼樣？跟自己家一樣嗎？

阿爸賺回來的錢不多，但餐餐愛吃大黃魚，還要酒跟花生米。阿母則會煮白米飯，醃黃蘿蔔，偶爾醃黃瓜甚麼的，還養雞種點菜。阿爸那條黃魚尾巴，常常落進她碗裡。

還有一顆荷包蛋。

對阿爸，這句話她絕不敢說。但因為是阿母，她嘟起嘴：「阿母，阮欲吃別樣的啦。」

「好好好，明天予妳做別的。」阿母升起火，在鍋裡下了水與米，「阿巧，幫阿母撿柴火轉回來噢。」

她想明天就有不同的菜可以吃了，聲音答得歡快：「好！」

但她沒想到第二天、第三天……乃至之後的每一天，她的便當裡總有一顆不變的荷包蛋。了不起有幾天阿爸想吃雞，宰了阿母養的一隻大母雞，隔天她的便當裡出現了一隻雞腿。「哇！黃巧！妳有荷包蛋吃！」

那天她打開便當蓋，看到荷包蛋時嘆了口氣，不過當眼光落到一旁的雞腿時，又偷偷開心起來。她身邊的李招弟好奇伸長脖子偷看她的便當內容，這不看還好，一看就叫了起來：「呷價好！」

「哦，說台語！」風紀股長馬上記上一筆：「李招弟！」

李招弟吐吐舌頭，連忙換成國語，但她的國語帶著腔調：「沒有啦，阮……我只是看黃巧便當有帶荷包蛋欸。」

話一出口，阿巧的桌前忽然多出好幾張同學的臉，每一張臉上都寫著羨慕：「啊！好好喔！」、「黃巧，妳跟我分一點好不好？」、「我也想吃荷包蛋，我媽都說我么鬼……」

「又說台語！我給妳記下來喔！」風紀股長邊說，視線仍緊盯阿巧的便當，邊吞口水。阿巧有點驚訝，還搞不清楚狀況時，李招弟已經拿起她的鋁盒大便當遞了過來：「黃阿巧，我跟妳分一半菜脯蛋，妳跟我分一半荷包蛋！」

「好啊！」

「李招弟好奸詐喔！」「黃巧我也跟妳換！」「免，先來後到知不知？黃巧先與阮換了啦！」「風紀股長李招弟說台語！」

那是阿巧第一次吃到菜脯蛋，蘿蔔乾的鹹香滋味，真是好吃。

這是她的第一個沒有告訴阿母的小秘密。

但她不知道，阿母也有她的秘密。